

雷輯史事論甲編

癸卯春月

品三題



史事論丁編卷三

華亭雷瑑編輯

宋秦觀蠶書論

沈維霖

蠶桑為中土固有之利。五千年來衣食窟穴於茲者。利賴不可謂不宏也。顧自嫫祖
闢其利。及禹平洪水。定貢賦。始察宜桑宜麻之地。洎乎殷周。分繭稱絲。傳諸載紀。懿
筐載績。播之歌謠。枕矣。蔑以加矣。迨李愷盡地力。商君開阡陌。祖龍不死。成法
蕩然。賴漢唐明哲。規畫蠶政。與孝弟力田之科並重。宋興承五代之弊。茵襲故常。士
夫每以耕桑為細民之業。或忽焉而不知。或知焉不復論。論焉不復實。坐使蠶桑之
利。損棄於大地。而嚶嚶然。謫為物土之異宜焉。此秦觀蠶書所由作也。書一卷。篇凡
十。曰種變。言沃卧也。曰昔食。言飼葉也。曰制居。言筐具也。曰化治。言煮繭也。曰錢眼。
曰鎖星。言引緒之器也。曰漆梯。曰車。言繰車之制也。曰禱神。曰戎治。一言主祀之蠶
神。一引于闐之故事也。觀蓋游濟河之間。閱蠶事之日。就縣懣故。發憤著此書。以利
天下。雖揆之於今。未克與泰西巴斯陡之書爭明備。然種變即彼族之浴種法。時食
即彼族之飼育法。制居即彼族之分箔除沙法。化治即彼族之煮繭溫度法。惟器之

精厥驗種之散晰古不若今之良秦氏亦不若巴氏之詳又安知彼族之不消息乎此書而益精之也嗟乎彼消息乎我而我顧數典而忘祖既不能師彼之長以興我之利并不能取秦氏之書以徧治今之蠶一任蠶事之寢廢焉則又讀此書者所惜惜而悲也

宋秦觀蠶書論

陳錦文

天下事往往經久失傳而賴有文人學士筆之簡端則後世講求其理者遂得披卷瞭然以考證法制之異同蠶書固其一也以予觀袁州之地古稱桑土既蠶而後世蠶桑所產不逮吳中遠甚豈其法制之未詳歟及讀秦觀所作蠶書乃知宋時之治蠶者當以袁人爲最而其法可爲天下蠶師者也夫治蠶之事不外於豫事時作而已觀自言書中所載類多得之袁人故嘗與吳中蠶家有不同者然如種變時食制居化治等類今日吳中蠶家皆用此法而自浴川以至治繭始終不甚懸殊何袁產反少而吳產反多也豈袁之人寢失其傳而吳人轉能師其法耶抑亦賴秦觀之書攷證異同而因得此盡善之方耶雖然秦觀所言今日之所已行者也其所未能盡行者則莫如觀子秦湛所作蠶書及元時所頒農桑輯要等書內言防病傳種之事

甚詳即今之西法亦多不能出其範圍誠使神明其學推闡其理不更善之善者乎
顧不得以此議觀說之未備者觀之意固在就事紀事且原其法則曰得之袁人末
又載戎治一條曰俟博物者嗚呼觀之說雖未備而其考證異同以及講求格致之
理大致略備於此已故吾且不論其所載蠶事而但觀其作書大旨已可見舍短從
長參互考訂實有足為鄉里所取法者厥後高沙之俗耕而不蠶而郡守汪公猶得
取淮海一書以為蒞治者責然則觀之作是書也其功豈不偉哉

宋富鄭公使契丹爭歲幣論

王模

越千仞之峻嶺以膺虎豹入萬丈之深澗以伐蛟龍天上之至險者也然身險而心
與之俱險則險身險而心不與之俱險則不險千古非常之人處無可如何之地值
萬難措手之時卒能撥亂反正轉危為安者心定故也仁宗慶歷二年契丹乘宋有
西夏之憂使使來言南關地宋使富鄭公報聘與議歲幣爭之甚加論者以為忠以
為直以為剛而皆未得其能爭之故也夫契丹之所恃者兵強耳力贍耳非有他道
以勝我也宋之君臣惕於其國之兵強力贍而不敢與較其與議者皆創為欲取姑
與之說以圖苟且於目前而自保其身家者也不然絀於詞令而以意不能達理不

能申也。不然攝於其威，甘蠲己之脂膏，以徇彼之慾海，而恐其倏然一決，以失於和也。契丹之輕宋久矣，以為我之所欲，宋何敢爭？我之所求，宋何容爭？而鄭公當此之時，苟其有所瞻顧，則不能爭；無所瞻顧，而或昧於知彼之識，則不能爭；不昧於識，而或未堅其心，則終亦不能爭。鄭公乃竟與爭，持危論以去其割地之心，明至理以折其獻納之說，出於契丹之所不及料，而更操乎契丹之所不能屈。此其使契丹爭歲幣，所以垂千古而不容磨滅也。且夫戎狄豺狼也，有所貪則進，無所貪則退。苟使其與議而徒順之，是啟其狡謀而張其羽翼也。鄭公以為己之身家不必計，己之性命不必計，而國家之名分不可干，預朝廷之威儀不容挫，故堅拒峻議，以死自誓。履至險之虜廷，蹈至險之危機，身入於至險，而心同於無險。此契丹不能不服，而鄭公終以收其效也。惜乎宋之君臣欲以歲幣增契丹也，推鄭公之意將使其不能置喙焉；可也更惜宋之君臣竟以納幣之名與契丹也，推鄭公之意將我謂之賜而彼謂之受焉。可也。嗚呼！鄭公之為使，可以為式矣。後世之使異域議國事而不敢與爭者，其視富鄭公相去幾何也。

從來老成謀國必籌萬全之策而後可與敵戰并可與敵和故有陽示以志在安撫而陰實嚴其戒備者如范仲淹之於元昊是已觀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仲淹以書諭之是求和者出於元昊非出於仲淹也仲淹豈不知賊謀之狡獪其所以作書諭之者特不過曉以順逆之理耳書中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仗義責言甚得國體固非苟求弭兵者可比顧論者謂李氏累世跋扈有可討之罪況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併力攻之賊必破滅仲淹徒以招納為事其失策莫甚於此於虜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烏足窺仲淹用意之深歟吾則謂仲淹之遺書元昊其意蓋有三焉諭以順送之故示以寬大之恩使天下皆知朝廷德意雖以衅逆如元昊不遽加師然後可以撫服諸羌為中國用而使元昊之勢孤一也中國承平日久諸臣不閑將略士卒又怯懦不可遽試勢固難於求近效仲淹方招徠諸酋練兵選將以慎修我備禦故以此為緩兵計二也兵志云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其時橫山蕃部寇多兵少則難進寇多則難久仲淹熟審敵情故藉安撫以怠其志待有釁可乘然後攻無不勝戰無不克三也操此三者則致勝之具在我而不在人故其遺書元昊也非怯敵也亦非示弱也蓋將以籌萬全之策而欲制敵於

未然耳。不然，使仲淹不以討賊為事，而以招納為心，則當出守延州，亦何必大開州兵分六將而訓練之哉？且當遺書元昊之時，韓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後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其料敵不可謂不明。然卒以部將輕信謀傳，竟致大敗，以視仲淹之按兵不動而預嚴戒備者，得失為何如矣？要之韓琦之急欲與元昊戰者，正也。范仲淹之書諭元昊者，權也。惟權而不失其正，乃可謂老成持重者歟？故人謂韓范之意見不同，而吾謂其同心為國，則一也。觀仲淹上仁宗言曰：「廊延密爾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牽制元昊，其用意已可概見矣。」又觀其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則其心之重在戰者，亦何嘗不以魏公之議為不可易哉？惜乎當時不善用其策，遂至一和不賜，而後世輒援書諭元昊之事，以為仲淹實主此謀，何其誣也。」嗟乎，後之謀國者，使加足勝敵，則用魏公之策可也。如或不然，則師文正之意，雖和議已成，而仍不忘戰守之具，所謂權而不失其正也。

范仲淹書諭元昊論

蘇寶仁

嘗讀宋史范仲淹以書諭元昊，元昊答書悻慢。仲淹對使焚之。大臣宋庠等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凱旋為仲淹罪。既然曰：「古今聖事之難，未有如臣等受命。」

之甚者也。樞臣不諳邊塞之形勢，不審敵情之虛實，徒恃一己之意見，割肘疆臣，以爲不當通書耶？則兩軍對壘，使命往來，亦事之常。且文正之奏，亦自言按兵觀釁，許臣以恩信招徠矣。以爲不當焚書耶？在樞臣之意，不過慮其啟釁，示知我師喪敗，敵人驕慢，無以折之。是畏敵滋甚也。不且爲敵所窺耶？大抵宋世士大夫諱言和而心實畏敵，一言和則羣起譁逐，一戰敗則罪歸將帥。天下之理，非和則戰，旣不能戰，又不欲和，天下安有是理耶？且文正之主和守也，權也，非怯也。觀其與韓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與世之藉口言和武備廢弛者異。論其將略，領以六將嚴訓練之規，徙兵就食，省輓輸之費，城青澗以扼賊衝，城大順以據要險，規復橫山，撫綏諸羌，則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之故智也。卒之一范破膽之謠，夏人震慄，豈真制於人而不能制人哉？虎豹在山，獵者得而制之，恃其有陷阱故也。陷阱未成，遽逞血氣之勇，以徒手搏之，則虎豹未有不噬人者矣。文正老成持重，觀變伺隙，卽設陷阱而制虎豹之術也。嗟乎！文正之議和意，在修我備禦，相時而動。後世之議和，不過粉飾因循苟安，旦夕而樞臣之剛懷自用，都不思奮發自強，動以疆臣之議和爲詬病，不察彼我之形，不審強弱之形，挑釁怒鄰，以求其一逞，何怪禍患之來更

烈於西夏哉

宋建中初政論

潘鳴球

張洵論宋建中之政曰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以無女主故二后徂落之
日即奸臣變法亂政之時此世運之一異也蒙謂世運之變遷不在女主之有無而
在君子之善處小人與否夫君子欲與小人較權量加至未易言矣繫古之君子處
小人最有決斷者莫如我孔子鄭子產誅少正卯鄧析是已其次駕馭得宜者莫如
唐郭子儀當代德之朝魚朝恩盧杞權傾中外謀陷傾軋無所不為其時子儀有回
天之功任兼將相即勒兵以清君側之惡亦力所能為而顧不用威脅一以至誠相
感以徐革其邪心者蓋恐持之太激必至迷國罔上毒流縉紳有不可收拾之勢也
建中之為崇甯正由大臣見不及此耳不然徽之初政以韓忠彥為首輔以任伯雨
陳瓘鄒浩等為臺諫其時小人祇曾布一人布又與章黨有隙孤立於朝勢且折而
入於君子乃一激於伯雨不欲調和元絳再激於陳瓘之投書面論其過三激於忠
彥與布交惡使彼自知負天下之怨而君子莫或吾救不得已而引蔡京自助嗚呼
嗟瞻之禍誰為為之孰令致之耶夫曾布以定策之功上結主知君臣之誼親矣非

此者所可謂語不云乎投鼠忌器夫以其所親任之人而亟亟焉日糾其失無論微
宗之不賢即有賢於徽宗者亦必忌其言之太直而不見聽是以君子不貴慤直而
貴諷議也嗚呼何代無小人焉有小人而肯束手以聽君子之所為張洵謂宋之亂
由於無女主吾恐即有女主而兩宮之間讒間易生彼小人都愈得以行其術而濟
其毒是所望世之以君子自待者善用調停之術導其向善之心以紹聖之禍為鑒
自非然者激則生變非國家之福也且事又有與此相類者張元以不第積忿後降
元昊為宋世西陲之患事雖至繼尚成厲階世有負才之小人何在不貴用其籠絡
耶蒙深惜建中之世君子道長而反釀崇甯之禍故廣論及之為不善處小人者戒

宋建中初政論

金樸基

治亂之交其有關鍵乎在易否泰兩卦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而否之上六則曰城復于隍勿用師嗚呼此殆陰陽絕續之消息否道至
而泰不能久將崩壞而不可復以至於亂觀宋建中靖國初政豈不然乎方徽宗元
符三年由端王入繼大統之初詔求直言極諫召龔夬為侍御起陳瓘鄒浩為正言
復范純仁蘇軾等官黜罷蔡卞章惇邢恕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爵謚從

陳師錫江公望豐稷等請削奪蔡京林希蓋幾乎追慶厯之治掩紹聖之政內陽而外陰內柔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知未幾曾布一相密陳紹述之謀建中改元兩可賢奸之黨雖復詔禁曲學重貶章惇然徇王誥以罷范純禮因范致虛而黜江西望安燾陳履霜之漸陳瓘著尊堯之編積忤曾布相繼徙外而任伯雨至以一百人疏終論建中改號之非是引唐德宗為戒徙為度支員外郎是冬即召蔡京貶豐稷蔡卞安惇邢恕蹇序辰等相繼錄用明年遂禁元祐法追貶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官爵籍光彥博等百二十人為姦黨立黨人碑於端禮門自後復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除故直秘閣程頤名崇祀王安石孟子位下蓋又盡排元祐之臣復熙豐之舊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數年之間前後乖異如出兩主論者謂其關鍵在於曾布之一相布初附章惇後傾惇而去之遂與韓忠彥同拜樞密及與忠彥隙復引京自助京復傾布而致大用致邪枉鉤結善類擯絕繫乎此矣余獨更有進者在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夫族者聚也辨者別也物者陰陽之異也聚類而辨其物所謂以乾離之照別君子小人之異使各從其類而不相間雜也今建中改號雖取皇極而熙聖元祐賢奸雜任明離之照無所辨別

故紹述之說得以復進。又帝既惡章惇之不已，立德嘗布之與有勞，其惡惇而信布固不待言矣。即位三月，崔鶠論之。龔夬論之。璫公望稷及臺諫兩論之。僅予出知外郡。後伯雨復數惇前罪，章至八上。璫次升復極言。於是貶雷州司戶。徙睦州。死。夫彼於其所惡之章惇，去之猶豫。若是諸臣又安能去布？且禁京下之不復用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今初政之始，去邪不決，則已有復隍之象。召否來之機。雖璫浩之續，又豈足煩京布之排斥哉？夫布用而元祐諸臣逐，京用而布即黜，昏庸之性固多與羣小習。至此而又去之不疑者，宜也。徽宗之相上不及唐德宗，下不及明思陵。德宗始任楊盧，終任裴延齡，而李泌陸贄中間仍得以諍諫補救。故宗社危而復定。思陵予定逆案，毀要典而任賢不專，其終仍不免中官之禍。故迄於七國，況乎童昏之智昧賢奸之辨，假紹述以去善類，重惑堂亨豫大之說，增修財政，復河湟，開邊釁，鑄九鼎，崇道錄，領花石於東南，輸坑冶金銀於內府。凡諸荒淫靡侈，蓋又非熙豐之政幾乎？梁隋之末造，夫安得而不亡國？其亡國則自建中之初政而已決矣。易又曰：小人吉，大人否亨。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當小人方吉之時，能否聞其道，使不得通則亨道可卜。雖危而獲固，今反是者何如哉？身處守成之朝，祖宗之法有善有不

善而不能擇用人行政有是有非有當有不當而不能辨始以建中為兩可而終以崇甯為偏執帝王之尊視羣小意見以為趨向後世人主觀建中者可無戒哉

南宋人材論

陳慶年

噫人材之難也而使羣材各成其用則尤難如南宋之世豈不信哉南宋以後日蹙百里岌岌乎不可為而一時謀國之臣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其至不材者吾無論矣南渡之初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心終不可奪朱子推為一世之偉人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史稱中興賢相鼎為稱首其為金人所畏服者不可謂無人也南渡諸將世以張韓劉岳並稱而當日始終未嘗敗衄者尤推岳飛若使宗澤李綱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岳飛不見沮於秦檜一巨姦則中原可復讐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儒生之功南宋之人如此其多也而卒無造於宋之萬一者是何故哉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為患也非法令不和則之為患也非財不足之為患也為天子者不能運一心之乾而

以安可倚權巧窺其隱而因緣以為竊賢竊遂各立黨以相訐斯之謂大患南宋
時時宰竊深之狀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君上之明德為讐每潛沮其發見之端
周防其增益之漸其始奪君上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其甚奪豪傑之心而為士
大夫豪傑都復不能自求輔佐彌小人以可乘之際是以元祐諸賢不和為紹聖小
人所乘知元符建中韓曾不和為崇甯小人所陷矣紹興趙張不和為秦氏所擠知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
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訖景定更一相
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堅
冰極于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有材卒與無材等噫國運轉
移之機人才消長之故鮮不由之南宋其尤甚者哉

南宋偏安將相論

楊譽龍

國家當危難之時惟賴將相以挽回之而將與相又必同心共濟乃可相與有成否
則賢奸不並立反足誤國事矣南宋中興之業眾良將圖之一奸相敗之遂至偏安
之局不可復振豈無故哉一奸相者何秦檜是也眾良將者何岳武穆韓世忠劉錡

吳玠諸人是也。蓋其時李綱早罷，趙鼎、張浚既不及李綱，而又未能知檜之奸。始而檜繼而知之，亦末如之何。卒使檜得專擅國柄，其他若呂頤浩、朱勝非諸相更無論矣。假令秦檜不相，則雖南渡以後，亦未嘗不可以圖恢復。試觀岳韓諸將屢戰屢捷，士民迎師，金將來降，天時人事，概可知矣。迨其後岳武穆進軍朱仙鎮，且欲直抵黃龍府，與諸將痛飲，奈何檜欲畫淮議和，遽令班師。十二金牌一日迭至，由是岳師班秦謀還，和議成，諸將罷，金讎不可復，宋恥不可雪，偏安之局定，中興之業廢。烏虜檜之欺君誤國，其罪擢髮難數矣。初兀術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誠哉是言也。何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一奸相弄權，衆良將遂無由圖功。是故南宋之囿於偏安，可為將恕，不可為相恕。可為諸相恕，不可為一相恕。

宋高宗統御將帥和戰得失論

沈文露

人君之大患，莫甚於中無成見。一人以為是，則遂以為是；一人以為非，則遂以為非。而孰得孰失，終不能辨之於早者，於是奸人把弄其間，國勢遂駸至陵夷而不可挽。揅昔宋高宗之統御將帥以禦金人也。其始岳飛、韓世忠等力請決戰，帝遂許之。戰

其繼秦檜力主和議帝遂許之和卒之戰利乎和利乎而高宗惜然不覺也夫宋之於金有不可不戰之勢萬無可和之理試舉當日之敵情國勢論之江中之戰韓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金人由是不敢復渡江是年冬遂縱秦檜還宋彼蓋稔知宋不可敵戰必不和故陰縱檜還以為議和地知金人之不利於戰即知宋人之利於戰或曰金人銳志南下雖敗不退將奈何詎知彼之銳志南下者恃有秦檜之贊成和議也且恃有王倫之往還兩國以通消息也故小勝益急小挫益厲特以戰嚇宋耳此戰之得而和之失者可料敵情以決也國家內無賢佐外無名將地無可守兵不能增則戰不如和高宗得李綱趙鼎總理內治金人畏服每使至金人必問其安否是可戰者一張浚吳玠岳飛韓世忠輩奮勇無前臨制勝十得八九是可戰者二關陝形勢牽制東南張浚宣撫數年全蜀安堵進而扼守足以恢復中原是可戰者三宗澤留守東京疾革諸將入問澤矍然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如響應聲忠義百倍是可戰者四乃秦檜歸自虜廷竟甘北面事敵不顧國恥奉表稱臣此戰之得而和之失者可揣國勢以決也雖然戰之得而和之失當時羣臣知之即天下亦皆知之而高宗見蔽於秦檜獨不知之忍使其割地奉幣俯首事虜悲夫

罷李綱以謝金人論

羅癸身

漢文帝在位。因趙佗請罷博陽侯。而入寇長沙。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其去朝廷股肱之臣。除敵人腹中之患。其禍至烈。其計至愚。不謂踵其後者。復有罷李綱以謝金人一事。嗚呼。合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吾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欽宗也。譬之獵者。追殺獸兔者。走狗也。未殺獸兔而去走狗。獸兔固不能殺。而且反以噬人也。夫金人獸兔也。李綱走狗也。金人尚在。而先罷李綱。是何異未殺獸兔而去其走狗哉。夫金人入寇。非若七國之以誅錯為名。而宋以王汭責之故。遽罷其社稷之臣。為計左矣。況金人違誓用兵之問。而康王不動。夫康王既質於敵。猶不為所動。而欽宗畏敵如虎。罷綱媚敵。殊令人所不解也。論者謂欽宗之罷綱。欽宗之畏事耳。不知天下畏事者。可以免禍。畏事者亦足賈禍。從來夷狄之患。知中國有人。則畏。闕中國無人。則驕。故有國者不患戎狄之入寇。而患中國之無人。昔金人之入汴京也。其所憚者。惟李尚書耳。去其所憚。即啟其戎心。雖因都民之請。復用李綱。然金人已深知宋之不能信。耶縱戮力圖報。無以成功。況無故而罷李綱。後日有功如綱者。亦相為解體。此欽宗之無可如何者也。語曰。一木既壞。大厦將傾。昔者余由在戎。而秦穆憂楚。殺得臣。而